

豫
章
雜
言

第一五七冊

碧梧玩芳集卷十三

宋 馬廷鸞 撰

題跋

恭題祖宗御容及從侍功臣下方

臣謹按國朝故事內中天章閣有神御畫像太常寺
明勲崇德之閣有從侍圖形尊奉表章朝有令典然
自昔三王五帝焜耀蜀室禮樂羣英彪炳晉祠又皆
列在偏方下國仰惟帝興王成登三咸五其功德如
日在天容光必照明良胥會山川出雲其精神如水
在地鑿井必泉臣是用稽攷典故摹成四輔安奉於

拱極堂每以歲之開基節恭行朝拜禮臣某拜手謹書

恭題董氏所藏仁宗御書刑政二字下方

臣讀彭城陳師道文盛言神文聖武仁孝皇帝在位四十餘年獨留神翰墨乃帝王之懿範來世之偉文當時二府百吏內外宗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以爲盛事今觀宸翰所賜刑政二字則一肆筆而不忘國家要務匪直侈奇觀示雅玩而已然則師道淺之乎知聖人矣臣謹按國史帝在御之三十一年爲皇祐五年癸巳三月親試舉人蓋是歲始改四歲一舉爲

問歲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嗚呼盛哉若刑政國家之
要務則又每見於聖人之書其年八月詔舉賢良制
策曰朕繼承越二紀未嘗私一喜怒以襄刑賞又曰
王政之急在知人齊俗務本阜財子大夫詳著之然
則刑政二字或以之策賢良或以之賜臣下良有以
見聖心拳拳不少置四十一年太平之盛有自來矣
其明年改元至和臣五世祖先臣遵以言事官入對
極言唐天寶治亂事迹帝爲嘉納對近臣亟稱之寔
同一時云董氏五世孫觀綱建閣寶藏七世孫更生
以經術提高科改秩調縣宰以歸處之泰然如有祖

風年月臣某書

恭題從官宅進思堂宸翰

恭惟國家駐蹕吳會東南襟蓋應運中興太紫圖方
侔天作制承平百年官府寺第固已繁乎隱隱各得
其所矣爰自紹興給降御前錢造府以居執政乾道
闢懷遠驛基以處臺諫而從臣官舍未有攸居國史
無述焉景定四年秋從官宅始成其明年夏權禮部
尚書臣某言臣待罪春官幸得與諸臣割宅而居則
又爲之規隙地築室三楹欲於自公退食之際修進
思盡忠之事臣敢昧死請進思堂三大字亦臣子特

瞻秉心宣猷永昭無極奏函朝入天巖夕頒奎章聖
藻日月並明璇榜雲楣丹陛無色銘臣拜手稽首仰
瞻神文相與言曰思之義大矣哉臯陶禹之在虞廷
也其贊贊曰思其孜孜曰思周公兼三王施四事孟
子兩以思言之荀林父霸國之臣也其進思盡忠則
仲尼取而列之經以爲萬世臣子事君之大訓凡士
自一命以上莫不職思其憂而侍從者論思獻納之
臣也先正司馬溫國文正公光因辭副樞論國事而
曰臣於未受命則猶從臣也於事無所不可言者古
之爲從臣蓋如此彼有使文自營而謂君子思不出

其位者偷也 玩歲愒時而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妄也
若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所營不過乎患得患失
之間則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哉詩曰倬彼雲漢爲
章於天淵哉堯文不天之大律也又曰上帝臨汝無
貳爾心諭思之臣其勉之臣等謹奉宸翰刻之琬琰
因併著其語於下方以風示同列云

家藏御製詩恭跋

臣景定壬戌以國子司業兼翰林院權直明年癸亥
以中書舍人陞兼直學士院故事經筵侍從官詞臣
遞宿玉堂其後浸弛臣僚寓宿輒稱疾不入臣之爲

詞臣也恪遵舊制又明年甲子朝廷亦申嚴國典夏六月丙辰臣入直申時中官李忠輔傳旨錫臣金香酒四瓶新荔枝五百顆蓋異恩也臣卽援詞苑舊比具短表奏謝翌日遂有宸章之賜自是七月而星文示變玉色弗怡十月而先帝棄羣臣矣是詩也聖作絕筆也嗚呼痛哉臣衰老病臥山中感世運之變遷悼斯文之湮晦顧瞻玉堂如在天上而逐世逃難之餘河漢天章六丁護持紙敝墨渝金聲玉振臣輒裝褫寶斂臣家崇奎之闈因恭誦宸篇賜易簡之句而重有感焉本朝三百餘年崇儒右文寵加詞臣賜以

聖製始於熙陵賜學士蘇易簡而臣被遇穆陵實終之天將喪斯文也遺音絕響殆止於斯天之未喪斯文也回瀾啟秀尙未可期臣之子孫其爲臣寶之癸未八月中秋後四日庚子孤臣某百拜恭書

書程剛愍節惠錄後

死節豈易言耶余生晚不及從鄉先生講聞剛愍程公之烈矣雖然國史所書焉可誣也謹按國史欽宗皇帝實錄靖康二年二月乙酉大風折木金人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東戶部尚書梅執禮侍御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

同見金帥金帥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取之於民四
人同辭對曰今國破主辱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膽不
計也於金繪何有哉願誠無以塞責金人大怒問官
長安在欲加罪振恐梅執禮坐之述前日皆官長也
金人不勝忿以次殺之又按國史四朝列傳陳亨伯
梅執禮程振以下六人同傳而史臣槩之曰斯四人
者所遭不同至於不求生以害仁而殺生以成仁則
同也建炎中興褒表崇贈恭其忠於天壤宜哉嗚呼
死節豈易言耶國史所書焉可輕也剛愍之孫及舉
爭以發揚先烈爲志余爲史嘗盡棄金匱石室所藏

因爲表而出之

歎蓮城捍冠始末

余讀蓮城捍冠錄撫卷而歎曰來侯之爲烈也小邑寡民財瘠力窮內之爲赤子外之爲龍蛇顧方崎嶇寄百里之命於其間賊僥倖得之矣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萬金良藥扶傷補歟朝歌之擴却中牟之拊循二者兼之余意其人必魁梧奇偉及監州池陽余從簿璽間見之儒者也蓋孔子曰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橹者吾於來侯亦云

題洪厚齋行狀後

余家與洪氏有連從曾伯祖老山翁客惠敏二文公
門晚歲與文敏公相與尤厚以故二公文字余家藏
略備厚齋又余所舊識其歿也龍中以鄉貢進士李
君之狀扳余一言余病眊不能言竊嘗讀野處之誌
景偉也首以重厚目之而銘之曰舉華其質肫肫其
仁舜也修節保家之珍景偉者鄆仲君名述而舜者
景偉之子也然則厚齋之爲厚也久矣誠能增而高
淡而深華肇肫肫者累世如一日則厚齋已無愧于
景偉而能中可以爲舜矣洪氏之澤未艾也文敏豈
欺我哉

題西疎祝君墓誌後

西疎之曾祖姑實爲韋齋朱公之夫人配德振賢是生文公爲千載儒宗然公之所以承母德者固仁厚端淑而已然則端淑固祝氏世德也其有後患宜哉吾友曾清父此文辭直而事整余亦識西疎者故書其後云

題徐雲翔先述後

余自成淳壬申謝病奉侍歸故廬川冥谷涇蘭沈蕙死里中隱君子往往還謝而雍容雋厚號稱鄉大人者率多推崇余爲驚呼絕嘆故親友徐君之子雲翔

戴其先德若將望余詞而託焉以永君于無窮君祖
擢儒科世學有傳子冠里選義方有教其家則源遠
流長其人則金渾玉璞雲翔之述無曼言侈辭父詔
其子兄語其弟藏之深固之密叙世家者不假外言
書實錄者無取浮說彪之傳不必引重於父黨楊子
雲鎮之碑不必勒名於先友袁高諸公也雖然君山
林士子與有連雲翔所爲請歎問其葬曰未也有一
日而訊青鳥吾之葬易耳無一言以信黃壤我且先
葬而客或謂予周益公晚居平園杜門掃軌題序滿
卷軸其鄉人有黃櫞者歐陽彞者曾昌詩者咸以先

誌乞言於公於其所知蓋不屑屑辭也尙憶淳祐經
界時余猶及識君於鄉大夫之席所謂雍容篤厚爲
鄉丈人者非耶昔之言傑願遜綸之理者歸德於徐
山雲翔之述觀之君亦遜矣徐其綸乎詩曰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雲翔勉之書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刑余無所得於斯文也姑就其如周公者

書張氏祠記後

張應文應斗應瑞兄弟建祠於鄉之通元觀以祀其
先人居士公先友愚齋胡公記之援據精詳詞義嚴
正可以垂不朽矣張氏兄弟復扳予一言予讀歐公

集古錄唐總章中絳州龍興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
其背世傳以爲碧落碑唐孝子李訓諭譏訓誼爲親
造石像者也碑文成未刻有二道士請刻之刻成化
爲二白鶴飛去世嗟嗟其孝感以爲美談自今觀之
通元觀一龍興宮乎居士祠一碧落碑乎龍虎雲雷
之迹其鵠飛之祥乎然則張氏兄弟可以匹休李氏
矣恨子非歐公耳蓋應文兄弟孝慈友恭粹然可挹
於建祠也其弟斗若瑞則曰吾兄之謀也吾敢不從
於施田也則曰吾兄之業也吾敢不紀居士恂恂德
人也有子如此可嘉也世無歐陽公孰能補史官之

缺而幸有愚之記在

跋蔡以仁經世厯

鄉友蔡兄宿悟神解於康節厯書繙覆研精以已所
到爲是稟其書將入闔訪之西山後人求其遺編參
合考訂以行於世索書題辭或問李通厯法於文公
公曰這都未理會得如今須是也曾希算也學似他
了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某自不曾理
會如何說得自古以來無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
只在史記漢書上自是人不會去考司馬遷班固劉
向父子杜佑說都一同不解都不是然則皇極經世